

《弈旨》

汉·班固

班固（32～92），字孟坚，扶风安陵（今陕西咸阳）人。永平中，召诣校书部，除兰台令史，迁为郎。建初中，迁玄武司马。永元初，大将军窦宪出塞，以为中护军，行中郎将事。及宪败，坐下狱死，年六十一。有《白虎通德论》六卷，《汉书》一百十五卷，《集》十七卷。

大冠言博既终，或进而问之曰：“孔子称有博弈。今博行于世，而弈独绝。博义既弘，弈义不述。问之论家，师不能说。其声可闻乎？”曰：“学不广博，无以应客。北方之人，谓棋为弈。弘而说之，举其大略，厥义深矣。局必方正，象地则也。道必正直，神明德也。棋有白黑，阴阳分也。骈罗列布，效天文也。四象既陈，行之在人，盖王政也。成败臧否，为仁由己，道之正也。夫博悬于投，不专在行。优者有不遇，劣者有侥幸。蹉跎相凌，气势力争。虽有雄雌，未足以平也。至于弈则不然，高下相推，人有等级，若孔氏之门，回、赐相服。循名责实，谋以计策，若唐、虞之朝，考功黜陟。器用有常，施設无祈。因敌为资，应时屈伸。续之不复，变化日新。或虚设豫置，以自护卫，盖象庖羲罔罟之制；堤防周起，障塞漏决，有似夏后治水之势；一孔有阙，壤颓不振，有似瓠子泛滥之败。一棋破室，亡地复还，曹子之威；作伏设诈，突围横行，田单之奇；要厄相劫，割地取偿，苏、张之姿。固本自广，敌人恐惧，三分有二，释而不诛，周文之德，知者之虑也。既有过失，能量弱强，逡巡儒行，保角依旁，却自补续，虽败不亡，繆公之智，中庸之方也。上有天地之象，次有帝王之治，中有五霸之权，下有战国之事，览其得失，古今略备。及其晏也，至于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推而高之，仲尼概也；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，质之《诗》、《书》，《关雎》类也；纡专知柔，阴阳代至，施之养性，彭祖气也。外若无为默而识，净泊自守以道意。隐居放言远咎悔，行象虞仲信可喜。感乎大冠论未备，故因问者喻其事。”

《棋经诀》

宋·黄庭坚

初下十子以来，进未可谋杀，退未可占地，各逐其宜，以求有力，此立理之道。下及三十子以后，布置稍定，须观局之强弱，或占地，或刑克，必观于利，此乃行用之时也。杀不必须得，地不必须破，占不必广，此三者，取舍之道。

棋之所切，无出于胜。倘或局胜，专在自保。或局弱，即须作行。然作行须是敌人有衅，无衅而动，必败之道也。棋之机要，多在外势，取局之要，在于鸿渐。

棋有三败：一者欺敌，二者不辨局，三者多错。

又有六病：一者贪杀，二者取舍不明，三者无劫兴劫，四者苦觅奇行，五者知微不妨，六者稍胜望筹。

棋之大要，先手不可失。局初有大利，方可弃之；局中有倍利，方可弃之；局末有不得已，方可弃之。

古之经诀，皆述简易，贵于立理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或逍遥得极，高道自乐，终局雅淡，是其长也。

《敦煌棋经》

凡棋有征棋，未须急煞（杀），使令引出，必获利多。既被入征，前锋必引应子。引征之所，凡有六处，二处当空，四处当实。乌子征白子者，左右二相，各有一角，白子既被入征在中，使为二角。乌子左右二相角外，各有一空角，白子当此角引者，皆得其力。自原误作“白”。外引者，全不相应。当此六处引者，道别各有其法。白子当左相空角者，乌子必须在右相当空角去所，引白子畜角对头，上下两道任著之，白子还入征死。白子当乌子左相角引者，乌子又须在左相对白原误作“白”。处角去所，引白子一角对上头道著之，对头而死。白子若引自当左相角，乌子在右相自当其对白子一角着之，还入征死。左右各二相，任引皆准此法。白子引二子，各自当二白角者。乌子在外，皆上押二子，入回征之而死。此乃引征之法，必须详审，思而行之。依法为者，获利不少。

○势用篇第三

凡论图者，乃有数篇，欲说势名，寻之难尽。犹生犹死之势，余力之能；或劫或持之（棋），自由之行。胜者便须为劫，而有劫子之心；弱者先持，而有输局之意。直四曲四，便是活棋。花六聚五，恒为死兆。内怀花六，外煞十一行之棋；果之聚五，取七行之子。非生非死非劫持，此名两劫之棋，行不离手。角傍曲四，局竟乃亡。两云相连，虽云不死。直征反拨，尽可录之。花盘字征，略言取要。坛公覆斫，必须布置使然。褚胤悬炮，唯须安稳。直生直死，密行实深。将军生煞之徒，斯当易解。戏中之雅玩，上下之弥住。妙理无穷，此之谓也。

○像名第四

棋子圆以法天，棋局方以类地。棋有三百六十一原误为“三百一十六”。道，放（仿）周天之道数。汉图一十三局，像大吕之规。将军生煞之法，以类征兵。吾图应为“吴图”。廿四盘，便依廿四气。雁须菟屈，神化狼牙。此则四角之能，覆隐之难也。卧龙赌马，豕虫碁批杞。玉壶神杯，边畔之巧也。子冲征法，褚胤悬炮，车相（厢）井兰（栏），中央之善。此皆古贤制作，往代流传。像体之为名，托形之作号。纵使投壶之戏，未足为欢；抵掌之谈，岂知其妙？所以王朗号为“坐隐”，祖衲（讷）称为“手谈”。尔后已来，莫不宣用。

○释图势篇第五

依寻略者，指示廓落教人。欲得为能，多修图势。图者，养生之巧，大格之能。喻若人住牢城，贼徒难越。势者，弓刀之用，皆有所宜。破阵攻城，无不伤煞（杀）。此则先人之巧，智士之威。遂使似死更生，如生更死。多习有益，数学渐能。不弃势图，解而难巧也。譬如温书广涉，自达人才；诸子博通，三隅自返。生而知之者，故不自论；非周孔之才，终须习此。

○棋制篇第六

凡论筹者，初捻一子为三筹，后取三子为一筹。积而数之，故名为“筹”。下子之法，不许再移。拈之不举，君子所上。凡获筹有持者，必须先破；求取局者勿论。收子了讫，更欲破，取筹不合。棋有停道及两溢者，子多为胜。取局子停，受饶先下者输。纵有多子，理不合计。凡炮棋者，不计外行。有险之处，理须随应所无。不问多少，任下皆得。古人云：

“炮棋悉君子是以不满其三。”此则缘取人情，谓之言也。凡棋开劫者，应所不问，先有契约者勿论。

○部哀篇第七

余志修棋法，姓（性）好手谈。薄学之能，岳寻之巧。凡名势者，分为四部，部别四篇，而为成帙。乃集汉图一十三势，吴图廿四盘，将军生煞之能用为一部。乃集杂征持趁、赌马悬炮、像名余死之徒，又一部。非生非死、持劫自活、犹生犹死死，原误为“生”。之徒，又为一部。花六、聚五、直持，又为一部。依情据理，搜觅所知，使学者可观，寻思易解。虽录古人之巧，不复更寻，依约前贤粗论云。未敢用斯为好，唯以自诫于身，岂或流传以备亡也。

【棋病法】

棋有“三恶”、“二不祥”。何谓“三恶”？第一傍畔萦角，第二应手鹿鹿（碌碌），第三断绝不续。若傍畔萦角，他子在外外，原误为“内”。，形势遂大。士境宽侵，欲于内下子。敌势已壮，营活山四急，何能破敌也。数行入内，使相连接，形势常令不绝。计授下子，常须两望：一自取士境，二觅敌人便。若应他手，他常得便，自取其宜也，子没即输他局。若其断绝，即为两段，不可并救。何谓“二不祥”？一谓下子无理，任急速。二谓救死，形势不足。夫下子皆须思量，有利然后下之。不得虚费棋子，致失方便得作两眼形势。有五三子者，必不可救，慎勿救之。设令方便，得作两眼形势，士境并属敌家。《兵书》云：“全军第一。”棋之大体，本拟全局，审知得局，然后可奇兵异讨，虏掠敌人。局势未分，已救五三死子，覆局倾败，有何疑也。

棋有“两存”、“二好”。何谓“两存”？一者，入内不绝，远望相连；二者，八通四达，以或（惑）敌人。凡所下子，使内外相应，子相得力。若触处断绝，难以相救。若下子于敌家之内，无得出理，此谓无力掬虎口，自贻伊感。若发手觅筹者，轻敌多败，此谓王孙龟镜秦师亡类。夫谓下子，慎勿过深入，使子没于敌人之手。深入无救，必败，若败，深入傍敌，其死交手。此谓秦蹇叔送三子，知亡于崤之类。必须斟酌远近，内外相及，万胜之功全矣。“二好”者：无力不贪为一好；有力怯战必少功，此须斟酌前敌，使子不虚发也。

夫棋法本由人心，思虑须精，计算须审。所下之子，必须有意，不得随他下讫，遂即下。初下半已前，争取形势。腹内须强，不得傍畔萦角，规觅小利致失。大势既分，须先看局上周遍，于审最急下处，先手下之，不得输他先手。一两子已下及十子已上，必为救之，致失局势，反被驱逐。至于讫竟虽活，只得二原误作“三”。眼，必须斟酌。更有形势道数利胜者，便即弃之。俗语云：“棋有弃一义。”又不宜过贪，专规杀他，使棋势多节，反被斫截，分为二处，俱难可救之，又不得过怯，专自保守，径即输局，所谓“怯者少功，贪者多亡”。又棋之体，专任权变，赢兵设伏，以诳敌人。或输其少子，取其多利；或觅便为劫，以惑敌人。不得句句徒为费子之行。为劫之体，须计多少，然后为之。作劫之时，先从大者作之，不得从小，〔免〕他不应。人若作劫，应自推觅筹不须也。若作劫，输子少，得道利多，作之。在局常行：竖一拆一，竖二拆三，竖三拆四，竖四拆五，即得不断。又急椅滂角，反破斫眼孔，如此之徒，皆须精熟。

《棋评要略》

梁武帝

棋之大要，当立根源。根源之意，以蒂生为先。根元既同，引以陵敌，则我意镜而敌人惧也云尔。凡争地校利而年均四等者，应化方彼我所获多少。若我权有宜，虽少必取。彼得相匹，虽大可遗。凡略道，依傍口将军，又先争彼此所共形处。将军为柱石，又如山岳。是以须先据四道，守角依傍。彼棋虽小，而有活形，得不足以益我，死不足以损我，若营攻击，容或失利云尔。凡行，便既出手而无彼累，弥宜详慎谨录。先行之无可择，又宜其尤。宁我薄人，无人薄我，此先行之谓也。凡行，多欲笼罩局上，以为阵势，成则攻也。大行粗遍，当观形势，无使失局也。观察既竟，挥彼孤弱者，当系之；此有孤弱，当先救之；彼见孤弱，我势自强也。

《棋经十三篇》

宋·张拟

《传》曰：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不有博弈者乎？”言谭《新论》曰：“世有围棋之戏，或言是兵法之类。上者远其疏张，置以会围，因而成得道之胜；中者则务相绝遮要，以争便求利，故胜负狐疑，须计数以定；下者则守边隅，趋作罫以自生于小地。”春秋而下，代有其人，则弈棋之道，从来尚矣。今取胜败之要，分十三篇，有与兵法合者，亦附于中云尔。

棋局篇第一

夫万物之数，从一而起，局之路三百六十一。一者，生数之主，据其极而运四方也。三百六十，以象周天之数；分而为四，以象四时；隅各九十路，以象其日；外周七十二路，以象其候。枯棋三百六十，白黑相半，以法阴阳。局之线道谓之枰，线道之间谓之罫。局方而静，棋圆而动。自古及今，弈者无同局，曰“日日新”。故宜用意深而存虑精，以求其胜负之由，则至其所未至矣。

得算篇第二

棋者，以正合其势，以权制其敌。故计定于内而势成于外，战未合而算胜者，得算多也。算不胜者，得算少也。战已合而不知胜负者，无算也。《兵法》曰：“多算胜，少算不胜，而况于无算乎！”由此观之，胜负见矣。

权輿篇第三

权輿者，弈棋布置，务守网格。先于四隅分定势子，然后坼二、斜飞，下势子一等。立二可以坼三，立三可以坼四，与势子相望可以坼五。近不必比，远不必乖。此皆古人之论，后学之规，舍此改作，未之或知。《书》云：“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”

合战篇第四

博弈之道，贵乎谨严。高者在腹，下者在边，中者占角，此棋家之常。然法曰：“宁输数子，勿失一先。”有先而后，有后而先，击左则视右，攻后则瞻前。两生勿断，皆活勿连。阔不可太疏，密不可太促。与其恋子以求生，不若弃之而取势。与其无事而强行，不若因之而自补。彼众我寡，先谋其生；我众彼寡，务张其势。善胜敌者不争，善阵者不战，善战者不败，善败者不乱。夫棋始以正合，终以奇胜。必也四顾其地牢不可破，方可出人不意，掩人不备。凡敌无事而自补者，有侵绝之意也；弃小而不救者，有图大之心也。随手而下者，无谋之人也。不思而应者，取败之道也。《诗》云：“惴惴小心，如临于谷。”

虚实篇第五

夫弈棋绪多则势分，势分则难救。投棋勿逼，逼则使彼实而我虚。虚则易攻，实则难破，临时变通，宜勿执。《传》曰：“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。”

自知篇第六

夫智者见于未萌，愚者暗于成事。故知己之害而图彼之利者胜，知可以战不可以战者胜，识众寡之用者胜，以虞待不虞者胜，以逸待劳者胜，不战而屈人棋者胜。《老子》曰：“自知者明。”

审局篇第七

夫弈棋布势，务相接连，自始至终，着着求先。临局交争，雌雄未决，毫厘不可以差焉。局势已赢，专精求生；局势已弱，锐意侵绰。沿边而走，虽得其生者败。弱而不伏者愈屈，躁而求胜者多败。两势相围，先蹙其外，势孤援寡则勿走，是故，棋有不走之走，不下之下。误人者多方，成功者一路而已。能审局者则多胜矣。《易》曰：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”

度情篇第八

人生而静，其情难见，感物而动，然后可辨。推之于棋，胜败可得而先验。法曰：“夫持重而廉者多得，轻易而贪者多丧，不争而自保者多胜，务杀而不顾者多败。”因败而思者，其势进；战胜而骄者，其势退。求己弊不求人之弊者，益；攻其敌不知敌之攻己者，损。目凝一局者其思周，心役他事者其虑散。行远而正者吉，机浅而诈者凶，能自畏敌者强，谓人莫己若者亡，意旁通者高，心执一者卑。语默有常，使敌难量；动静无度，招人所恶。《诗》云：“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”

斜正篇第九

或曰：“棋以变诈为务，劫杀为名，岂非诡道耶？”予曰：“不然。《易》云：“师出以律，否臧凶兵。”本不尚诈谋，言诡道者，乃战国纵横之说。棋虽小道，实与兵合。故棋之品甚繁，而弈之者不一。得品之下者，举无思虑，动则变诈，或用手以影其势，或发言以泄其机；得品之上者则异于是，皆沉思而远虑，因形而用权，神游局内，意在子先，图胜于无胜，灭行于未然。岂假言词喋喋，手势翩翩者哉？《传》曰：“正而不谲。”其是之谓也。

洞微篇第十

凡棋有益之而损者，有损之而益者；有侵而利者，有侵而害者；有宜左投者，有宜右投者；有先着者，有后着者；有紧者，有慢行者。粘子勿前，弃子思后。有始近而终远者，有始少而终多者。欲强外先攻内，欲实东先击西。路虚而无眼则先觑，无害于他棋则做劫；饶路则宜疏，受路则勿战。择地而侵，无碍则进。此皆棋家之幽微也，不可不知。大《易》曰：“非天下之至精，孰能与于此？”

名数篇第十一

夫弈棋者，凡下一子，皆有定名。棋之形势、死生、存亡，因名而可见。有冲，有斡，有绰，有约，有飞，有关，有割，有粘，有顶，有尖，有觑，有门，有打，有断，有行，有立，有捺，有点，有聚，有蹀，有夹，有拶，有，有刺，有勒，有扑，有征，有劫，有持，有杀，有松，有盘。用棋之名，三十有二。围棋之人，意在万周。临局变化，远近纵横，我不得而前知也。用倖取胜，难逃此名。《传》曰：“必也，正名乎！”棋亦谓欤？

品格篇第十二

夫围棋之品有九：一曰入神，二曰坐照，三曰具体，四曰通幽，五曰用智，六曰小巧，七曰斗力，八曰若愚，九曰守拙。九品之外，不可胜计，未能入格，今不复云。《传》曰：“生而知之者，上也；学而知之者，次也；困而学之，又其次也。”

杂说篇第十三

夫棋，边不如角，角不如腹。约轻于捺，捺轻于。夹有虚实，打有情伪。逢绰多约，遇拶多粘。大眼可赢小眼，斜行不如正行。两关对直则先觑，前途有碍则勿征。施行未成，不可先动。角盘曲四，局终乃亡。直四板六，皆是活棋。花聚透点，多无生路。十字不可先纽，势子在心，勿打角图。弈不欲数，数则怠，怠则不精。弈不欲疏，疏则忘，忘则多失。胜不言，败不语，振廉让之风者，乃君子也。起忿怒之色者，小人也。高者无亢，卑者无怯，气和而韵舒者，有喜其将胜也；色变者，忧其将败也。赧莫赧于易，耻莫耻于盗，妙莫妙于用松，昏莫昏于覆劫。凡棋，直行三则改，方聚四则非。胜而路多，名曰赢局；败而无路，名曰输筹。皆筹为溢，停路为吊。打筹不得过三，淘子不限其数。劫有金井、轳轳，有无休之势，有交递之图，弈棋者不可不知也。凡棋有敌手，有半先，有先两，有桃花五，有北斗七。夫棋，有无之相生，远近之相成，强弱之相形，利害之相倾，不可不察也。是以安而不泰，存而不骄；安而泰则危，存而骄则亡。《易》曰：“君子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。”

跋

我朝善弈显名天下者，昔年待诏老刘宗，今日刘仲甫、杨中隐，以至王琬、孙奂、郭范、李百祥辈，人人皆能诵此十三篇，体其常而生其变也。古人谓：“犹盘中去圆，横斜曲直，系于临时，不可尽知。而必可知者，是圆不能出于盘也。”《棋经》，盘也；弈者，圆也。士君子无所用心，则可观焉。